

# 中共反霸外交的最新演變與展望

尹慶耀

鄧小平在不同的場合，兩次提到中共在八十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六日在中共中央召開的幹部會議上，鄧小平說，八十年代中共要做的主要是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在國際事務中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第二件事，是臺灣歸回祖國，實現祖國統一。第三件事，要加緊經濟建設，就是加緊四個現代化建設<sup>①</sup>。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八日，鄧小平會見香港「明報」社長查良鏞時，又說六中全會後，中共要做三件事。前兩件和上面引述的完全相同，第三件也仍然是搞好經濟建設，只是不提現代化的字樣而已<sup>②</sup>。

鄧小平兩次談話，都說明經濟建設是最重要的核心問題，但兩次都把反霸擺在第一位，那顯示後兩件事，中共也想以反霸為旗幟藉外力之助來進行。

反霸是中共目前外交活動的核心，本文內容即在就中共反霸外交的由來、內涵，特別是其最新的演變與未來的展望，提供一些粗淺的看法。

中共副主席李先念，在一九八二年北平的春節團拜會上講話中，提到中共的對外政策，他說：我們堅決反對到處伸手妄圖稱霸世界和干涉別國內政的霸權主義，也堅決反對佔別國領土的擴張主義<sup>③</sup>。香港左翼報紙「文匯報」就根據這些話，在它的「應時百科詞典」欄，對霸權主義作了一些解釋。首先，詞典肯定霸權主義與擴張主義是「孿生子」，介紹其一就可知其二。

其次，詞典指出，霸權主義指少數超級大國所推行的妄圖主宰世界、瓜分世界的反動政策。這是帝國主義政策的內容，而這種政策的發展結果，便是帝國主義戰爭。對此，詞典舉出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為例，並號召反對、制止今天的超級大國任意推

註① 鄧小平關於目前形勢和任務的報告——（一九八〇年）一月十六日在中共中央召開的幹部會議。香港，《爭鳴》雜誌第二九期（一九八〇年三月），二一頁。

註② 參閱「鄧小平的談話紀錄」，香港，《明報月刊》第一八九期（一九八一年九月），二頁。

註③ 新華社北平一九八二年一月廿四日電。

行霸權主義，以防止另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復次，詞典認為霸權主義一個重要的特徵是：干涉別國內政。因此，推行霸權主義的超級大國，在宣傳上總是攻擊民族文化傳統和國家主權是「過時概念」，反對民族獨立和愛國主義，主張「消除民族界限」和「國家界限」，鼓吹「世界計劃」和「世界文化」，以掩飾侵略政策、壟斷世界市場、爭奪世界霸權的真相，並使其干涉別國內政的侵略行為在人們心目中引起「合理」的錯覺。

最後，詞典稱推行霸權主義的超級大國，總是策動其「馬仔」侵佔別國領土，推行擴張主義的。對此，詞典列舉的是，越南與古巴，以色列與南非，它們各有推行霸權主義的超級大國在背後支持<sup>④</sup>。

在右引解釋中，有兩點需要指出，其一是，表面看來，那裏面沒有涉及意識形態，然而帝國主義一詞，如果追本溯源，它是列寧（Vladimir I. Lenin）站在階級立場根據共黨的意識形態闡釋過的。其二是，詞典沒有指名，但很明顯的所謂「背後支持」者就是蘇、美，二者都被中共認為霸權主義者，太過重視文字的先後順序，並不一定是很恰當的態度。

## 二

從對外鬭爭戰略部署的層面來看，三十幾年來中共的對外政策，可大別為兩個時期，而以一九六八年八月的捷克事變為分水嶺。在此以前，中共由親蘇反美演變到反美排蘇；在此以後，中共由反美反蘇演變到聯美反蘇。其重要的標識是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七日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為了支持阿爾巴尼亞正式退出華沙公約，打給霍查（Enver Hoxha）和謝胡（Mehmet Shehu）的電報，其中說：「一個反對美帝、蘇修的歷史新時期已經開始」。就共黨理論言，不同的歷史時期，就要有不同的戰略部署。中共早期向蘇聯「一邊倒」，在國際間扮演著反美急先鋒的角色。五十年代中期，中蘇共發生齟齬，此後演變成六十年代前半意識形態的激烈論戰。一九六四年三月卅日中共發表的「八評」，題目是「無產階級革命和黑魯曉夫修正主義」。同年七月十四日又發表「九評」，題為「關於黑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sup>⑤</sup>。雙方在意識形態方面已站上敵對立場。但「文革」興起後，毛澤東於一九六六年八月召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中聲言要建立最廣泛的反美「國際統一戰線」，惟「蘇聯修正主義領導集團奉行蘇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政策」，「當然不包括在這個統一戰線之內」。這時候，還只能說是反美「排

註④ 易之「霸權主義」，香港，《文匯報》（一九八二年一月廿九日）第一五版「應時百科詞典」欄。

註⑤ 一九六三年七月四日，蘇共中央會發表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抨擊中共，中共從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至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共發表九篇標題不同的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的文章，依其順序稱為九評。

「蘇。

一九六八年八月廿日深夜蘇軍侵捷，廿三日中共「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蘇聯修正主義的總破產」，斥責蘇聯墮落成社會帝國主義。望文生義，可知在共黨心目中，社會帝國主義較之修正主義更為墮落。於是同年十月底舉行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在公報中指「美帝國主義對越南進行的侵略戰爭，得到了蘇修的默契和支持，而蘇修叛徒集團公開出兵佔領捷克斯洛伐克，也得到了美國的默契和支持。」因而，中共就號召「一切被美帝國主義、蘇聯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所壓迫的人民，應當結成一個廣泛的統一戰線」。至此，中共「反美反蘇」就已見諸正式文件中了。這也是此後中共「九大」策定「三反路線」的張本。

同年十二月十二日「人民日報」發表一篇題為「蘇修是十足的霸權主義者」一文<sup>⑥</sup>，一九六九年五月九日該報又發表「國際主義還是霸權主義？」一文<sup>⑦</sup>，中共已公開指摘蘇聯為「霸權主義」。另一方面，中共同時指控美蘇為兩個「核霸王」<sup>⑧</sup>。

在中共心目中，美蘇乃是兩霸，都應該反。不過，當時的尼克森 (Richard M. Nixon) 政府高唱「談判時代」，多元平衡，他本人在第一次外交咨文中，又提出超級強國都不能夠也不應該支配其他國家的觀念。中共因應此種形勢，首先策定反超大的對外路線，同時作了「三角」鬭爭的戰略部署，那具體表現在一九七一年中共「兩報一刊」的元旦社論中。它一方面強調：「許多中、小國家起來反對美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這兩個超級大國的強權政治，已成爲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一方面又聲言中共自己「堅決同全世界無產階級、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站在一個行列。中國任何時候都不做超級大國，現在不做，將來也永遠不做」。當然，這後面幾句話，是應該從反面讀的。

### 三

反超、反霸是同義語，兩超、兩霸都是指美、蘇。反的意義和任務也有兩面，一是防禦，一是進攻，最初可能是前者爲重。回憶一九六五年九月，當中共積極策劃驅逐美蘇勢力的第二次亞非會議之召開已瀕臨絕望時，陳毅就在記者會中宣佈：「如果美帝國主義決心要把侵略戰爭強加於我們，那就歡迎他們早點來，歡迎他們明天就來。讓印度反動派、英帝國主義者、日本軍國主義者也跟他們一起來吧，讓現代修正主義者也在北面配合他們吧，……」<sup>⑨</sup>。那是身處四面楚歌困境中的驚叫。

註⑥ 裝甲兵機關永忠東「蘇修是十足的霸權主義者」，「人民日報」（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註⑦ 反修兵「國際主義還是霸權主義」？「人民日報」（一九六九年五月九日）。

註⑧ 「兩個「核霸王」合夥推行核殖民主義」，「人民日報」（一九六八年六月廿三日），乃《新華社》記者報導之標題。

註⑨ 一九六五年九月廿九日陳毅在「中」外記者招待會上的談話，「人民日報」（同年十月七日）第二版。

一九六六年起，中共「文革」期間的造反外交，更使自己陷於絕對孤立。到一九六八年八月捷克事變後，才警覺到形勢的不利，開始改變對外鬭爭的戰略部署。恰好美國也向中共伸手，二者即開始勾搭。根據美國的說法，一九六九年夏，蘇聯曾擬發動突襲以摧毀中共的核子設施，為美國所阻止<sup>⑩</sup>。同時，美國急於擺脫越戰以及一九六九年七月尼克森的關島聲明，表示美國地面部隊不再介入亞洲糾紛，使得中共認為來自美國的威脅減少，於是它反兩霸的重點也就有所轉移。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季辛吉初訪北平之後），周恩來在中共黨內作報告時，於引用列寧所謂必須謹慎地、極其小心地利用敵人陣營中的一切矛盾和弱點的策略之後，就強調說：美、蘇矛盾；美、日矛盾；美國與歐洲的矛盾，都要利用<sup>⑪</sup>。

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訪中國大陸，並與周恩來發表「上海公報」。公報中有這樣一段話：「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此後，中共與其他國家建交或簽訂條約，差不多都有這一段公式化的文字。

這可以看作中共反霸外交的正式開始，最初，其重點在亞太地區。一九七三年一月越戰停火的巴黎協定簽字，同年三月初周恩來再度講話時，就指出中共的基本戰略方針：反兩霸，主要是反對目前最直接、最危險、最現實的敵人蘇修社會帝國主義。他說明這個方針是毛澤東定的，他還引用毛澤東的話說：「我們不要兩面作戰，要一面作戰好」<sup>⑫</sup>。這顯示，那個戰略方針是避免腹背受敵。

在周恩來的講話中，美蘇兩霸同屬「敵人陣營」，不過第二次講話以蘇霸為最直接、最現實的敵人。但他說：「我們不能提『聯美反蘇』，雖然在有些事情上我和美有共同點」<sup>⑬</sup>。一九七三年三月三十日中共昆明軍區政治部宣傳部輯印的形勢教育參考資料第四一號中的連隊形勢第二課，標題是「蘇修是我國最危險最主要的敵人」。其中引用毛澤東的話說：「蘇修、美帝都是我們的主要敵人。當前，蘇修又是我們最主要的敵人」<sup>⑭</sup>。把蘇修置於美帝之上，是從此時就開始了的。

註⑩ (1)美國密西根大學教授懷汀(Allen Whiting)曾作此透露，見「鄧小平的外交」(2)，日本《產經新聞》(一九七九年四月五日)第三面。(3)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辛頓教授(Harold C. Hinton)在美國眾院亞太事務委員會稱，一九六九年夏美國警告蘇聯不得進攻中共。(4)外傳一九七一年七月季辛吉(Henry A. Kissinger)訪問中共時，會將一批由間諜衛星拍攝的蘇聯在靠近中國邊境佈置的飛彈照片交給周恩來。

註⑪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周恩來關於國際形勢的報告，〔中共機密文件彙編〕，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一九七八)四月初版，三五四頁。

註⑫ 一九七三年三月初周恩來關於國際形勢的講話，右揭書，三六〇頁。

註⑬ 同註⑫。

註⑭ 「蘇修是我國最危險最主要的敵人」，右揭書，三六八頁。

美蘇都被當作主要敵人，其排名先後並非固定的。中共對兩個敵人，不是「用同等力量一塊打」，而是「根據形勢的變化，在不同時期有所側重」<sup>15</sup>。而筆者要特別強調的是，從七十年代開始，中共已有意地把它和蘇聯面對面的雙邊鬭爭帶上國際舞臺，成爲多邊鬭爭。

#### 四

多邊鬭爭可適應自由世界之多元平衡的理論，也便於統戰策略的實施。「三個世界」的理論，就是此一現實條件下的產物。根據蘇聯的說法，一九七四年二月，毛澤東在同贊比亞總統卡翁達（Kenneth David Kaunda）交談時指稱：美國和蘇聯構成第一世界，中間的力量，例如日本、歐洲和加拿大，都屬於第二世界，「我們」（中共——筆者）和你們則屬於第三世界。蘇聯指控毛澤東的此項觀點，絲毫沒有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態度來對待世界力量分佈<sup>16</sup>。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鄧小平以中共代表團團長身分在聯大第六次特別會議上發言，首次公開提出「三個世界論」。他說：「從國際關係的變化看，現在的世界實際上存在着互相聯繫又互相矛盾的三個方面、三個世界。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和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是第三世界。處於兩者之間的發達國家是第二世界」<sup>17</sup>。

聯大第六次特別會議在紐約聯合國總部揭幕的第一天（四月九日），「人民日報」以「堅決支持第三世界的正義要求」爲題發表社論，指「美蘇兩霸內外交困，危機重重，處境更加孤立」。鄧小平在大會發言中，也抨擊「兩個超級大國是當代最大的國際剝削者和壓迫者，最新的世界戰爭策源地」，又指「在欺負人方面，打着社會主義旗號的超級大國尤爲惡劣。」最引人注目的乃是他所說：「在戰後一個時期內曾經存在的社會主義陣容，因爲出現了社會帝國主義，現已不復存在」<sup>18</sup>。事實是中共在所謂社會主義陣營已完全孤立，但鄧小平的說法却引起自由世界的幻想，誤認中共已脫離那個陣營。另一方面，這個理論也引起若干共黨國家的反對，當時和中共業已發生齟齬的阿爾巴尼亞，就是其中之一。阿共機關報「人民之聲報（Zëri i Popullit）」於一九七七年七月九日發表以「革命的理論與實踐」爲題的社論，對中共「三個世界」的理論，不指名加以抨擊。對於「開發中」世界、「南北」世界、「不結盟」世界等等劃分法，也一併予以指責，認爲那是違反了馬列主義原則，模糊了階級鬭爭的立場。社

註<sup>15</sup> 「毛主席革命外交的偉大勝利」，連隊形勢教育第三課，（中共機密文件彙編），三七五頁。

註<sup>16</sup> 「三個世界概念的反動實質」，莫斯科廣播電臺（一九八二年二月廿四日）談話。

註<sup>17</sup> 入新華社《聯合國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電》。

註<sup>18</sup> 同註<sup>17</sup>。

論還曾指出，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這個原則，不能適用在兩個帝國主義超級大國美蘇問題上。因為任何帝國主義，就其本質來說，都是無產階級的粗暴敵人。從世界革命的戰略觀點來看，把帝國主義劃分成比較危險性多的和比較危險性少的，那是錯誤的，爲了對抗一個超級大國而和另一個超級大國握手，將會招致悲慘的後果。

爲了答覆和辯解，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長約三萬五千字的編輯部文章，標題爲「毛主席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貢獻」。綜合這篇文章和鄧小平在聯大第六次特別會議上的發言以及其他場合的講話中的論點，可知「三個世界論」的戰略部署是：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是反帝、反殖、反霸的主力軍；第二世界是反霸統一戰線中可以聯合的力量；第一世界的美蘇兩霸是孤立打倒的對象，但由於美國採守勢，蘇聯採攻勢，所以蘇聯又是當前最主要的敵人。值得注意的是下述鄧小平的一段話：「對外關係要貫徹以階級鬥爭爲綱的方針，什麼只要黑朋友、窮朋友、小朋友，而一律反對白朋友、富朋友、大朋友的外交路線，是完全抹殺國際階級鬥爭形左而實右的錯誤路線。現階段我們外交重點是堅決反對蘇美兩霸，但不能認爲目前在世界範圍內，凡是反對蘇美兩霸的，就是我們的同志，最多僅是可以結合一時的朋友而已」<sup>⑳</sup>。這些話可充分反映中共外交路線的策略性，而反霸統一戰線中的朋友也不是中共真正長期性的朋友，它是不會根本放棄階級立場的。

## 五

毛澤東死後，鄧小平第二次復出，他曾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口號，對毛澤東思想、路線作了若干否定性的批判。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雖然妥協性的指毛「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但對毛在內政方針上仍有許多貶抑。唯有在對外政策方面，則稱贊毛晚年仍然「頂住了社會帝國主義的壓力，執行正確的對外政策，堅決支援各國人民的正義鬥爭，並且提出了劃分三個世界的正確戰略和我國永遠不稱霸的重要思想」。現今的中共領導階層，仍然在執行毛的對外政策路線。

根據鄧小平的說法，毛澤東死後不久，蘇聯曾經派專人到北平，表示過去的歧見不再重提，可以在新的基礎上重新修好，但中共沒有答應<sup>㉑</sup>。

這是不是說中共在對外鬭爭策略上，就永遠一成不變呢？當然不是。毛自己也變過，而執行毛對外路線的中共現政權，也並非在姿態上、在手法上與毛完全一樣，現政權自身也會因應現實，在策略上作一些改變。當然，在中共對外鬭爭中，也有其不變

註<sup>⑲</sup> 一九七七年七月廿日鄧小平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的講話。

註<sup>㉑</sup> 同註<sup>⑲</sup>。

的因素。

中共當前最大的課題，是減輕來自蘇聯的壓力。早在一九七三年，中共就已認定，蘇修在亞洲的所作所爲，就是「妄圖包圍中國，矛頭對着我們，企圖形成對我們戰略大包围」<sup>②</sup>。爲此，中共亟欲拉攏越共和韓共反修，但那是不可可能的。到一九七八年六月廿九日，赤化後的越南被「經互會」(COMECON)接納，成爲由蘇聯控制的赤色共同市場的第十個會員國。如此，中共當然會有腹背受敵之感，就在同一年的下半年，中共的對外活動重心，是意圖對蘇聯進行反包围。八月十二日，中共與日本簽訂「和約」，八月十四日華國鋒啓程訪問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歸途訪問伊朗，十二月十六日華盛頓與北平同時宣布將於一九七九年元旦建交。在蘇聯方面，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日與越南簽訂爲期廿五年的「友好合作條約」，十二月五日又與阿富汗簽訂「友好睦鄰合作條約」，爲期廿年，其第四條載明將爲確保阿富汗的安全、獨立、領土完整而「相互協議」。

一九七九年初，鄧小平訪美歸來，於二月十七日發動「教訓」越南的新越戰。四月三日中共通知蘇聯，俟雙方「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於一九八〇年四月十日期滿後不再延長，同時建議與蘇聯舉行談判，改善雙方關係。該項談判於同年十月十七日在莫斯科正式開始，原定第二輪談判在北平舉行，因蘇聯於十二月入侵阿富汗，經中共於一九八〇年一月單方面宣布談判無限期延期。至是，中共與蘇聯的關係，已惡化到頂點，此後的發展實深植注意。首先，我們要問，中共和蘇聯會發生一場正式的戰爭嗎？莫斯科不斷斥責北平所謂來自蘇聯的威脅完全出自虛構，中共也屢次宣稱爲了「四化」建設它需要和平，而且中共內部包括裁減兵員在內的種種措施，已沒有毛澤東「深挖洞，廣積糧」的備戰氣氛。那麼，雙方會妥協嗎？這是可能的。但彼此交惡已久，短期內難以握手言歡，即使雙方都有妥協的意願，也要找尋一個適當的時機和可行的條件。

蘇聯進軍阿富汗，設立監聽站及軍事基地，已使親北平的巴基斯坦大感威脅。而此外的環繞中國大陸的國家或地區，幾乎都是蘇聯或親蘇的勢力。蘇聯對中共的包围網業經完成，它可以在加重壓力的條件下，靜靜注視大陸內部情勢的發展與變化。布里茲涅夫(Leonid I. Brezhnev)在蘇共「廿六大」報告中所說：「中國的內部政治正發生變化，其真正意義有待時間證明」<sup>③</sup>。這表示了蘇聯對中共靜以觀變的心理。布里茲涅夫的話不斷被蘇聯宣傳反覆引用。一九八二年二月蘇聯報刊全文發表了蘇聯總理吉洪諾夫(N. A. Tikhonov)對日本「朝日新聞」記者的談話，他也引述布里茲涅夫的話說，蘇聯從來也沒有過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鬧對立的想，他希望和中共建立睦鄰關係。吉洪諾夫說，蘇聯強調指出：長期以來，我們不僅一次提出的有關蘇、「中」關係正常化的建議仍然有效<sup>④</sup>。

就中共言，它已與日本簽訂「和約」，和美國建交，並在「平行的戰略利益」前提下，允許美國在新疆設置監聽站，且獲得

註① 「蘇修是我國最危險最主要的敵人」，〔中共機密文件彙編〕，三六九頁。  
註② 原載《真理報》(一九八一年二月廿三日)。  
註③ (1)莫斯科廣播電臺(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七日華語廣播)。(2)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二年二月十四日)第二面。

美國出售部分武器及轉移若干技術的承諾，實際就達到「投保」的目的<sup>25</sup>。不過，它還想要藉反蘇姿態，獲取西方的一些經濟援助和達到其他目的。因此，它時而抨擊蘇聯，時而抨擊美國，對美國「又聯合，又鬭爭」，對蘇聯就又緩和又鬭爭。其鬭爭的手法與實質也在演變中。

## 六

就業已公開的資料言，中共和蘇聯的鬭爭，集中在幾個問題上：邊界與領土問題，意識形態問題和霸權或大國主義問題。

中共指出，一八五八年以來俄國根據不平等條約割佔的中國領土達一五〇萬平方公里。一九六四年二月中共和蘇聯在北平舉行邊界談判，中共曾聲稱：「儘管歷史上簽訂的有關中俄邊界的條約是不平等條約」，但中共「仍然願意尊重這些條約，並且以此為基礎合理解決中蘇邊界問題」<sup>26</sup>。那次談判中交換的地圖，雙方邊界線畫法不一致，過去的說法是蘇聯的地圖又多佔了三萬三千五百平方公里，後來李先念說是九萬多平方公里<sup>27</sup>。中共稱此為爭議地區（蘇聯否認）。一九六九年十月廿日中共和蘇聯副外長級邊界談判在北平正式開始之前，中共「外交部」於十月八日發表文件，聲明「中國並不要求收回沙皇俄國根據這些（不平等）條約割去的中國領土」。又說：「任何一方違反這些條約侵佔另一方的領土，原則上必須無條件地歸還給對方，但是，雙方可以根據平等協商、互諒互讓的原則，考慮當地居民的利益，對邊界上的這些地方作必要的調整」<sup>28</sup>。

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七日「人民日報」上李滙川的一篇文章（摘要），題為「中蘇邊界談判的癥結何在」？文章說，早在一九六四年，「中」蘇邊界談判一開始，「中國」方面就鄭重聲明不要求收回沙皇俄國通過不平等條約從中國割去的一百五十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同意以這些條約為基礎解決中蘇邊界問題。一九六九年重開邊界談判時，中共又重申此一立場。文章譴責蘇聯不承認條約的不平等性，不承認有爭議地區，不同意雙方武裝力量在爭議地區脫離接觸，反對在談判解決邊界問題之前首先簽訂維持邊界現狀的協定……。文章提到蘇聯的武裝力量在中國的北面、南面和西面都構成了對中共的軍事威脅。文章末尾更強調：「問題很清楚，蘇聯對中國的軍事威脅，蘇聯對中國實行的霸權主義政策，這是解決中蘇邊界問題的根本障礙所在，也是實現中蘇之間國家關係正常化的根本障礙所在」。這篇文章沒有提及意識形態，它就給人一種印象：中共所爭不是領土，而蘇聯的霸權主

註<sup>25</sup> 艾索普（Steward J. O. Alsop）曾指中共接近美國是一種「投保」行爲。

註<sup>26</sup> 見中共於一九六四年二月廿九日復蘇共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廿九日來函，「人民日報」（一九六四年五月九日）。

註<sup>27</sup> 李先念對蘇共《團結報》（Unitar）記者談話，香港，《文匯報》（一九八二年一月九日）第二版。

註<sup>28</sup> 中共外交部文件——駁蘇聯政府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三日聲明，〈新華社北平一九六九年十月八日電〉。



義政策，才是雙方關係的真正障礙。

蘇聯和阿富汗於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六日簽訂一項邊界條約，其邊界的山脈走向涉及「中俄續勘喀什噶爾界約」（一八八四年六月四日，即清光緒十年五月十日，俄曆五月廿二日簽訂），中共「外交部」於一九八一年七月廿二日發表聲明，指摘蘇聯在帕米爾爭執地區，擅自同第三國簽約劃界，屬於非法，表示抗議。蘇聯外交部則於八月十二日加以駁斥，指中共對其領土提出新的要求，干涉蘇阿關係，認為「這種挑釁性的斷言，是對於領土的捏造」<sup>②③</sup>。

這顯示，中共所爭雖不在領土，但仍將以邊界問題為藉口對蘇聯進行鬭爭。再則，李滙川的文章原定於七月一日發表於「國際問題研究」雜誌上，却提前於美國國務卿海格（Alexander Haig）訪問後離平之日摘要刊登於「人民日報」，其鬭爭的意義也就更加廣泛了。

## 七

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中共為邊界談判事發表聲明稱：「中蘇之間的原則鬭爭是要長期進行下去的，但是，這不應該妨礙中蘇兩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保持國家關係正常化」<sup>②④</sup>。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死亡，蘇聯確曾有一段時間停止攻擊中共，其領導人也發表了一些「友好」的談話。同年十一月二日李先念告訴法國記者代表團說：「中」蘇關係的改善，只有蘇聯重建史達林主義，並在全世界之前，明白宣布放棄黑魯曉夫以來的全部政策，方有可能。一九七七年二月以降，蘇聯恢復指名抨擊中共。

一九七九年元旦，美國和中共建交。而中共和蘇聯意識形態鬭爭就同時開始沖淡以至結束。九月間中共「中國全國蘇聯文學研究會」在哈爾濱召開的「全國第二次現代蘇聯文學討論會」<sup>②⑤</sup>，十一月間「紐約時報」巴特斐（Fox Butterfield）報導的中共內部文件<sup>②⑥</sup>等等，都主張將蘇聯的內政與外交分開，內政方面，承認蘇聯仍然是社會主義，替它摘掉修正主義的帽子；另一方面，認定蘇聯對外實行侵略擴張，推行霸權主義，要加以反對。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五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總編輯厄爾·費爾（Earl W. Foell）時說，「中」蘇在五十年代末就開始了分裂，主要原因是，蘇聯搞霸權主義，想控制「中國」。我們（中共）不甘心讓它控制，它的目的沒有達到

註②③ 見「消息報」（一九八一年八月十二日）。

註④ 見「新華社」（北平）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電。

註⑤ 日本「產經新聞」夕刊（一九八〇年三月廿一日）。

註⑥ 「紐約時報」（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日）第三頁。

（同年四月一日）第七面。

，因而就反對中國。又說，如果說「中」蘇爭論開始的時候，主要是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後來就遠遠超過意識形態了<sup>②</sup>。

鄧小平的說法，很能迎合西方不重視意識形態的心理，同時使西方認為中共和它們有共同的戰略利益。當然，中共內部的若干動向，已使它不便再指摘蘇聯是修正主義。但抹去意識形態之爭，只剩下關於霸權主義的問題，就使得北平和莫斯科緩和與緊張的途中，少掉了主要的障礙。更值得注意的是，蘇聯也抨擊中共是大國霸權主義。甚至說，美國和中共在「勢力劃分」(division of influence) 架構內進行合作，美國的活動主要在歐洲、中東、非洲，中共主要活動在東南亞。一九七九年中共與蘇聯開始改善關係的談判之前，蘇聯曾在備忘錄中表示：「蘇聯堅定且始終一貫地反對霸權主義及使一部分國家臣服另一部分國家之政策。蘇聯認為蘇中雙方約定不承認任何國家在世界事務上主張特權或霸權，並在和平共處原則基礎上，建立相互關係……」<sup>③</sup>。一九八一年十二月，蘇聯的「國際生活」雜誌，指出六〇年代中共應冒險行動之所需，提出過「世界鄉村包圍世界城市」的理論；六〇至七〇年代北平轉向右傾，製造「鬭爭兩大超級強國」的理論，到七〇年代中期，這個理論又被毛澤東的「三個世界」說所取代；七〇至八〇年代，中共親帝國主義、反社會主義、反蘇的趨勢加強，又運用了「反霸鬭爭」的方針；一九八一年初出現了一建立聯合對抗蘇聯霸權主義結構」的論調。該雜誌指稱中共捏造的那些理論只是一些煙幕，為北平當時的實際行動作掩護。所謂聯合對抗蘇聯霸權主義結構」的論調。該雜誌指稱中共捏造的那些理論只是一些煙幕，為北平當時的實際行動作掩護。所謂聯合對抗蘇聯霸權主義結構」的論調。該雜誌指稱中共捏造的那些理論只是一些煙幕，為北平當時的實際行動作掩護。特別是思想政治方面的發展過程有關。其狂熱反蘇，是要轉移旁人的注意力，掩護中共對鄰國、東南亞各國以及其他開發中國家所公然實行的霸權主義計畫<sup>④</sup>。

中共和蘇聯的鬭爭，現今已只賸下「霸權主義」這一項問題了，但雙方又互指對方為「霸權主義」。中共「教訓」越南，越南當然指中共是霸權主義。阿爾巴尼亞也抨擊中共「採行並運用大國沙文主義的政策與原則，實行霸權行動，從事超級強國的獨斷與野蠻的行爲」<sup>⑤</sup>。

觀上所述，自由世界介入共黨政權間的鬭爭，是應該深思熟慮的。

中共指越南是地區性霸權，是小霸；又指蘇聯是全球性霸權，是大霸。它首先向小霸動手，一九七九年二月「教訓」過越南

註② 香港，《大公報》(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廿五日)第三版。

註③ 一九七九年六月四日蘇外長葛羅米柯遞交中共駐莫斯科臨時代辦田曾佩的備忘錄。

註④ 格·亞帕林(G. Apatin)作：「北京：大國霸權主義的教條」，莫斯科，《國際生活》月刊，一九八一年十二月號。

註⑤ 一九七八年七月廿九日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委員會暨政府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暨政府的一封信。

，迄今還保留再度加以「教訓」的權力。反大霸是中共本來目的所在，但它無力予以「教訓」，必須以聯合多數，孤立、打擊少數的統戰手法，使它這項鬭爭國際化。中共的反霸統一戰線，主要在挑起美蘇的直接衝突，進而更使蘇聯與全世界對立，這可由中共最近的宣傳中獲得例證。

一九八一年五月廿日「人民日報」刊有啓亞、周紀榮的專論，題為「蘇聯究竟有沒有全球戰略」？文中的小標題有：「以美國爲主要對手」、「以歐洲爲戰略重點」、「在第三世界加緊擴張」、「爭取不戰而勝，準備戰而勝之」、「以『緩和』作幌子，輔以『經濟誘餌』」。一九八二年二月廿日「人民日報」又掲載舒岡撰寫的專論：「蘇聯霸權主義擴張戰略的特徵」，其中的小標題有「蘇聯的戰略帶有明顯的進攻性」、「依靠軍事力量奪取戰略要地」、「『緩和』是推行擴張戰略的政治手段」、「『反帝』是包裹擴張戰略的糖衣」。看看這些標題，則文章的內容就可以「思過半矣」。爲了更加明瞭，且摘錄第一篇文章中的一段如下：

「迄今蘇聯已明顯暴露出一項企圖稱霸世界的全球戰略，其基本目標和主要手段可概括爲：以美國爲主要對手，把歐洲作爲戰略重點，從中東、非洲側翼包抄歐洲，置歐洲於欲戰不能的境地。以亞洲、太平洋爲重要戰略區，東西兩線相策應，加緊向第三世界其它重要地區或薄弱地區擴張；以軍事實力爲後盾搞核訛詐，以『緩和』作幌子，玩弄政治謀略，並不斷壯大經濟實力，輔以『經濟誘餌』，爭取『通過全面戰爭以外的一切手段在全世界取勝』，必要時準備戰而勝之，從而稱霸全球」。

在右引的描述下，中共進行全球性反霸統一戰線，就有了理論根據。不過，中共過去的一些論調也有些改變。它已發覺自己所稱「目前的形勢是天下大亂，越亂越好」這些詞句，好像是中共唯恐天下不亂，造成外人不好的印象<sup>⑤⑥</sup>，現在已不大提起了。其次是「世界大戰不可避免」的說法，也有了改變。中共認爲應該說「第三次世界大戰，由於反戰勢力的軟弱，可能發生，我們必須高度警惕，……只要全世界反戰的力量大過於任何好戰的侵略集團勢力時，大戰就可以制止或推遲」<sup>⑤⑦</sup>。或者說，「一直都存在的新世界大戰的危險性，現在已經增加了，……只有當愛好和平的國家與民族聯合起來，瓦解蘇聯的全球戰略計畫，世界大戰的戰端，才能延緩開啓」<sup>⑤⑧</sup>。另一項改變是，中共已不再強調諸如準備大打、早打、打常規戰爭，也打核大戰等好戰詞句，反而鼓吹需要和平的國際環境。這些改變都是爲了使西方減少對中共的顧忌，容易接受它的遊說，便於它推展反霸統一戰線。中共反蘇限於霸權主義一點，並不斷渲染蘇聯全球戰略的危險性，更是爲了促使對蘇聯的擴張抱有戒心者，和中共站上同一戰線。

註<sup>⑤⑥</sup> 一九七九年六月中共「五屆人大」二次會議期間，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長姬鵬飛對外交人員的講話。

註<sup>⑤⑦</sup> 一九八〇年六月廿四日中共副總參謀長劉華清對中共軍事學院畢業學員講話。

註<sup>⑤⑧</sup> 轉自「北京：大國霸權主義的教條」，原註：「北京週報」，（一九八一年三月二日）第三頁。

事實上，早在一九七七年十月廿一日，鄧小平在北平會見「法新社」社長兼總經理克洛德·魯塞爾夫婦及該社香港分社社長德·戴維斯時，就曾強調推遲世界大戰發生的三點戰略，其中一點就是打破蘇聯的全球戰略計畫，他希望全世界——第三世界、第二世界，甚至第一世界的美國，都為此作出努力<sup>39</sup>。一九八一年九月一日，當時尚任中共「外交部」部長助理的宋之光，曾對歐洲議會代表團談到反霸三策：第一，把戰爭危險性告訴人民羣衆，並加強我們（彼此）的國防力量；第二，全世界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要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共同阻止蘇聯侵略擴張；第三，對蘇聯的侵略擴張行徑進行堅決的鬭爭，打破它侵略擴張的計畫<sup>40</sup>。

近幾年來，中共一直在執行它這項反霸統一戰線的策略。一九七九年一月廿九日鄧小平訪美。卅一日午，他在與美國記者共進午餐時談稱：談判或協定約束不了蘇聯的霸權主義，「需要的是，採取更加現實的、更加切實可行的步驟，比如說，美國、中國、日本、西歐和其他國家聯合起來，這些國家聯合起來對付蘇聯霸權主義」。這是反霸統一戰線的執行。同年十月十五日起，華國鋒的歐洲四國之行，也是爲了同一目的。新近被任命爲駐日「大使」的宋之光，於赴任之前，曾於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三日，在北平「外交部」對日本記者表示，希望雙方於經濟、文化等合作之外，更加强軍事交流<sup>41</sup>。其目的當然是爲了加強反霸統一戰線。

中共自己承認，有一個時期把外交重點放在西方國家<sup>42</sup>。一九七九年六月，辛巴威副總理兼外長穆贊達（Simon Mzenda）訪平，與華國鋒會談。九月間，雙方簽署經濟技術合作協定，中共予辛無息貸款二、五〇〇萬美元。除此之外，七〇年代後期以來，中共已很少給予其他國家經濟援助。但就中共長期的世界革命策略言，它是不能捨棄第三世界的。細察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關於對外政策部分，重心又漸漸轉回第三世界。胡耀邦在慶祝中共成立六十週年大會上講話時說：「社會主義的中國將來富強起來，也永遠屬於第三世界」。中共對第三世界的活動又頻繁起來了。一九八一年聯合國秘書長的改選期間，中共不惜投出十幾次否決票，反對華德翰（Kurt Waldheim）連任，而支持坦尚尼亞外長沙里姆（Salin A. Salim）出任斯職。事雖未諧，但已達到其對第三世界示好的目的。據一位資深的非洲外交人員表示，中共投那樣的否決票對第三世界極關重要，這證明中共履行其一直宣佈的對第三世界的承諾，並顯示其敢與美國對抗<sup>43</sup>。

註<sup>39</sup> 香港，「文匯報」（一九七七年十月廿二日）第一版。

註<sup>40</sup> 香港，「文匯報」（一九八一年九月二日）第一版。

註<sup>41</sup>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二年二月十四日）第二面。

註<sup>42</sup> 中共「外交部」部長黃華於一九八〇年一月廿五日對內發表的「八十年代外交形勢、政策與今後任務」報告中語。

註<sup>43</sup> 「中共近期在國際間發動外交攻勢的背景和目的」，香港，「南華早報」（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日）。

雖然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同蘇聯的對立已不若以往的尖銳，但中共仍然加以爭取。對搖擺不定的北韓，中共也不放棄拉攏。對於阿爾巴尼亞，也極力容忍而不與之斷交。

過去，中共在國際共黨中進行分裂，它曾宣稱「現在世界真正的共產主義政黨和組織已經發展到六十八個」<sup>④</sup>。但是，中共與美國接近後，這些「馬列」黨或組織都已轉向地拉那（Tirane）。中共目前却對它以往常常抨擊的若干歐洲共黨進行拉攏。和蘇聯日漸對立的西班牙、義大利共黨，固然是它爭取的對象。對又轉向莫斯科的法共，中共已派其駐法「大使」姚廣出席了一九八二年二月的法共廿四次大會，且已邀請法共總書記馬歇（Georges Marchais）往訪。

## 九

中共現今在外交方面，一反「文革」時期的自我孤立、四面樹敵作法，改爲多方拉攏、結夥自重。但它同蘇聯的面對面鬭爭如何呢？這是我們應該特加注意的。

正當中共大肆抨擊蘇聯的全球戰略和東亞戰略，以便激起國際間的注意和對抗時，它自己却又聲言：「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並不對蘇聯形成威脅」<sup>⑤</sup>。這又是什麼意思呢？

細察中共與蘇聯之間的關係，近年來已有若干值得注意的微妙變化。除前文業已簡述者外，茲述其要者如左：

一九八一年初，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的古杜希尼科夫（L. M. Gudoshnikov）博士，在莫斯科接受日本「共同社」記者訪問時說，中共雖然在右傾，但並未失去社會主義的基礎。他指出，在中共內部「蘇聯修正主義」一詞已經消失；在官方場合，所謂「蘇修社會帝國主義」一詞也不大使用了<sup>⑥</sup>。如此說來，中共和蘇聯已互相承認對方爲社會主義國家。

在人員往來方面，一九八〇年三月廿日，蘇聯外交部第一遠東司長、精通華語的中共問題專家卡比察（Mikhail Kapitsa）以解決蘇聯駐平使館內部事務爲名飛平，廿五日曾與中共「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司長于洪亮會談三十分鐘<sup>⑦</sup>。同年六月，蘇聯科學院兩位學者應中共東北地方之邀請，在該地區參觀約四十天<sup>⑧</sup>。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前往蘇聯參加第廿一屆世界體操錦標賽的

註④ 「世界人民革命的歷史潮流不可抗拒」，連隊形勢教育提綱第一課，〔中共機密文件彙編〕，三六六頁。

註⑤ 蔣元椿「論蘇聯的東亞戰略」，〔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三日）第七版。

註⑥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五日）第七面。

註⑦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一年三月廿日及廿七日）第七面。

註⑧ 日本，〔朝日新聞〕夕刊「深海流」欄，（一九八二年三月一日）第三面。

中共代表團，曾受到五十年代幫助訓練中共體操運動員的蘇聯體壇老將及其他人士的歡迎，且應蘇聯「蘇中友好協會」的邀請，在莫斯科「友誼之家」同蘇「中」友好積極份子舉行會見<sup>⑤</sup>。該協會的主席已死，由第一副主席齊赫文斯基(S. Tikhvinskiy)任代主席。齊赫文斯基於一九三九至四〇年曾在迪化任副領事，一九四三至四五年任蘇聯駐重慶大使館二等秘書，一九四六至四九年先後在北平任領事及副總領事，現任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蘇聯外交學院院長，「蘇中友好協會」第一副主席，他於一九八二年一月十四日抵平，以「私人」身分訪問兩週，同「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王炳南會晤，對於洪亮也作過「禮貌性」的拜訪<sup>⑥</sup>。

一九八一年中共和蘇聯之間，進行了關於國境河流航行、國境鐵路運輸的談判，一九八二年二月雙方簽署協定，蘇聯准許中共載有貨櫃的火車經西伯利亞鐵路，將貨物運往歐洲和伊朗，中共對此曾大事渲染。雙方貿易仍在繼續，中共從蘇聯購買卡車、有色金屬、能源及燃料有關的成套設備等。

關於蘇聯也講反霸權一事，過去，中共曾經指出蘇聯應該用實際行動來表現，那包括：(1)立即從一些東歐國家和蒙古全部撤走蘇聯佔領軍；(2)立即從一些非洲國家撤走蘇聯豢養的古巴僱傭軍，讓非洲國家自己解決國內的和國與國之間的爭端；(3)立即從一些亞洲國家撤走蘇聯從事顛覆和控制的所謂軍事「顧問」、軍事「專家」以及其它以文職身分掩蓋着的軍事人員；(4)停止支持越南地區霸權主義者的一切對外侵略活動，採取實際行動制止越南當局成立所謂「印度支那聯邦」的吞併計劃，促使越南當局立即從柬埔寨撤走侵略軍，從老撾(寮國)撤走佔領軍，恢復這兩個國家的獨立主權和印度支那地區的和平；(5)在世界任何地區停止對別國進行軍事威脅、干涉、顛覆和控制的活動；(6)停止擴軍備戰，全部裁減超過防禦需要的進攻性軍事力量<sup>⑦</sup>。從這六大條件中，我們可以體認中共對蘇聯要求的主要內容，那實在是難以兌現的。不過中共現在似已不再如此的提出「撤」三「停」的條件了。

一九八一年七月六日「人民日報」刊出解成章的文章，其中表示中共正忙於建設，「需要一個長期的國際和平環境，需要和平安寧的邊界」。要「奉行和平友好的睦鄰政策」，而且明白盼望能解決中印、中蘇、中越的邊界問題<sup>⑧</sup>。同年九月廿五日蘇聯就建議與中共恢復邊界談判。這事情發生在海格訪問北平後不久，但要恢復的邊界談判是一九六九年開始、一九七八年中斷，尚在美國和中共建交之前。中共對於這項建議，只稱已予答覆，但未決定何時恢復<sup>⑨</sup>。義共的「團結報」於一九八二年一月八日報

註④ 香港，「大公報」(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廿日)第八版。

註⑤ 八合眾國際社北平一九八二年一月廿八日電，香港「文匯報」(同月廿九日)第二期。

註⑥ 「評蘇聯霸權主義『反霸權』」，「紅旗」雜誌(一九七九年)第二期，七二頁。

註⑦ 轉自香港，「文匯報」(一九八一年七月七日)第二版。

註⑧ 參閱香港，「文匯報」(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卅日)第一版有關報導。

導李先念曾表示中共願與蘇聯談判邊界爭端，又說討論蘇聯軍隊撤出阿富汗和越南人撤出柬埔寨的問題是「必不可免的」，「同樣，我們還將討論蘇聯軍隊部署在蒙古和我們自己的邊界沿線的問題」<sup>54</sup>。李先念所提正是中共以往所提恢復邊界談判的先決條件，但目前它不再以先決條件提出，仍然是值得注意的。

中共將與蘇聯修好嗎？那也不是一件容易事。不過，若干蘇聯人士對雙方改善關係，似乎頗具信心。早在一九七九年四月，蘇聯科學院世界經濟、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蘇共中委、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伊諾則姆采夫（N. N. Inozentsev）就說過，蘇聯和中共並不關閉改善關係之門。俄羅斯社會主義共和國最高蘇埃代表、「消息報」政治評論員亞歷山大·波文（A. E. Bovin）認為中共不會變成資本主義。他指出在八〇年代初期，北平希望從西方引進技術設備等等，那是中共所需要的。等到它想要的東西得到手，八〇年代後半就可與蘇聯關係正常化<sup>55</sup>。曾於一九四九至六六年在中國大陸任總領事及蘇聯大使館參事、現任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副所長的烏拉第米爾·克里福佐夫（V. A. Krivtsov）則認為，中共的反蘇主義，是爲了換取西方積極援助所支付的「通貨」，隨着時間的進展它會和蘇聯關係正常化；如果中共將具有高度軍事力與技術力的臺灣合併，則遠東的戰略形勢及對日關係將有巨大的改變<sup>56</sup>。

克里福佐夫說中共已開始發覺傾向資本主義國家對它不利。亞帕林說中共的觀點是：「沒有必要（與反蘇國家）建立一種軍事聯盟形態的關係」。他指出中共不要求反霸力量的聯合有「穩定的形式」，不要求「一致的行動」，是由於中共軍事經濟落後，在聯合中只能居於從屬地位。另一方面，中共想「推人下水，（自己）袖手旁觀」。他也仿效布里茲涅夫的口吻，說中共進入八十年代，正遭遇一個複雜、矛盾的內政發展過程<sup>57</sup>。蘇聯似乎正注意着這個過程的發展伺機而動。

莫斯科和北平的關係，似乎與中共同美國的關係有些關聯。當北平爲了美國繼續出售軍品給中華民國一事，和華盛頓鬧得很僵時，蘇聯想插進一脚，從中進行分化。這並不證明莫斯科、北平和華盛頓的關係是蹺蹺板式。其實，中共此舉具有多重意義，最重要的當然是企圖不利於中華民國，另外藉與美國抗爭的姿態重新拉攏第三世界並安撫蘇聯與內部反對派，那也是它不可忽視的目的。但可以肯定的說，中共決不會在同美真正鬧僵的情況下重返蘇聯懷抱，那樣在華盛頓碰壁到莫斯科叩頭將會有什麼結果，中共是一清二楚的，它絕不會傻到那個程度。

註<sup>54</sup> 香港，〔文匯報〕（一九八二年一月廿二日）第二版。

註<sup>55</sup> 伊諾則姆采夫和波文是參加在日本伊豆、下田召開的會議時，分別發表談話。見(1)〔日本經濟新聞〕（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第五面；(2)日本〔產經新聞〕（四月十一日）第一面。

註<sup>56</sup> 「中共是可變的」，〔產經新聞〕（一九八二年三月六、七日）第五、三面。

註<sup>57</sup> 「北京：大國霸權主義的教條」。

# 十

中共的對外活動左彎右轉，兜了一個大圈子，損失了不少朋友，它得設法補救。如今三角僵局大致形成，它不耽心蘇聯的軍事進攻，就又開始抨擊美國為霸權主義。反兩霸，不倒向一邊，就能在外交鬭爭中作彈性運用，那才是玩牌的高手。

然而，即使中共目前真的「不急於」和蘇聯改善關係<sup>⑤</sup>，但也有有意緩和緊張。中共和蘇聯在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基本制度方面相同，它們是一條路上的人，不應該長久分裂。中共和西方的關係反是，不能够長久並存。這是不應忽略的。季辛吉在談到中共和蘇聯的關係時說：「它們曾經爲了自己的理由而爭吵，它們也將爲自己的理由而和解」<sup>⑥</sup>。和中共彼此利用，是不該忘記應有的分寸的！

註<sup>⑤</sup> 中共「外交部」副部長章文晉曾對西德基督教社會聯盟(CSU)領袖史特勞斯(Franz J. Strauss)有此表示，臺北，〔中國時報〕(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廿六日)第一版。

註<sup>⑥</sup> 臺北，英文〔中國日報〕(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 五次圍剿戰史(上下冊) 十六開本 兩巨冊

工本費 新台幣 五百六十元  
美金 十六元

國內：新台幣四十元

郵資另加

國外：平寄 八元  
航空 美金 二十二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代售

憑機關學校公函證明發售